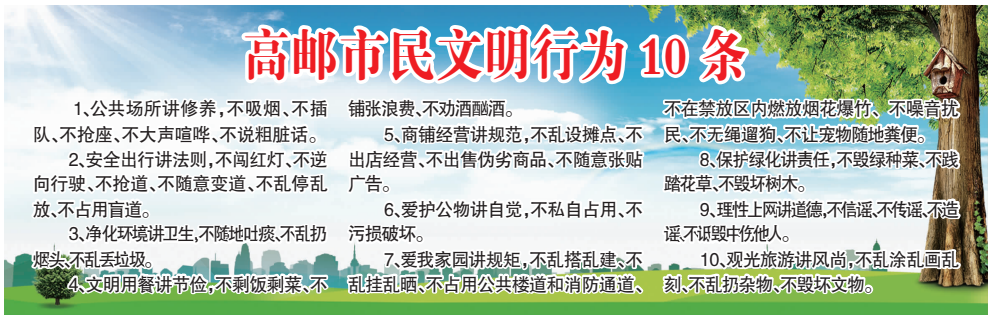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朱治高：用勤奋点亮人生

□ 陈其昌

1973 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穷人家的孩子朱治高经人推荐到临泽公社党委当打字员。他从我工作过的朱堆中学高中毕业后，担任小学代课老师刚两个月，便有了新工作，让同学羡慕。我是他的班主任、语文老师。

他品学兼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保存的学生登记表上，他自己总结：“两年学习，取得可喜的进步，德智体有了一定进步……今后我决心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不足，到劳动岗位上勤奋努力，不断进步。”这是他真实的自白。他家就在校对河，父亲种田，也做篾匠。从 1962 年起连续 11 年超支，压得朱家喘不过气来。朱治高时常旷课去挖二交茨菰、割青草、拾鸡粪、捡蓖麻籽。他读初中时还为老师做过刻蜡纸、改作业的事情。为填平超支的漏洞，他父亲夜以继日忙编织，可是编织的仍然是有漏洞的捉襟见肘的日子，苦涩的生活长期未见改善。他父亲常说太阳总要从我家门前过的。

可不是，在四十多个同学中，朱治高被公社领导看中，到办公室当打字员。这就是阳光洒在了屋檐上。朱治高很快适应了公社大院繁杂的生活，打印文件，准备会议材料和场所，轻车熟路；参与填报汇总统计表，把成日转田头的领导脚印衍化为生产数据报到县里。时任党委书记的周保桃不是那种“大衣一

披，指东划西”的干部，他要求上报的材料一定要实，不许有水分。同时，朱治高还得打扫庭院，整理卫生，卖饭票，卖分配的计划香烟。与公社的陈会计一起，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晚十一点，中午不休息，也没有周末，一年很少休假。每晚最后一件事，关好大门，上好门档，然后上床酣然入睡，到梦中得以轻松。

如果说，朱治高在公社当打字员，是工作的起始点，那么，他 1974 年底入伍当兵则是人生转折点。公社领导舍不得他走，破例为他搞了聚餐，提前穿上军装集体合影，稚嫩的他站在老书记身后，眼含泪花，从心里感谢领导的培养和厚爱。出发前公社一位副主任受老书记委托，给他兜里塞了 40 元（几乎相当于两个月工资），也送来一份关爱。

1975 年一个阳光和煦的冬日，命运再次垂青他。刚从遵化山区拉练回来的朱治高被调到孔原（曾任总参谋部政委）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在孔原身边的日子里，他留下了一串珠

玑似的记忆。他几乎 24 小时负责首长的起居和安全，首长上班或外出，他是跟班，还经常陪同首长去尚未开放的北海、景山公园散步。1976 年周总理逝世后，孔原去看望邓大姐，小朱随同去了西花厅，与邓大姐同桌用餐，标准是四菜一汤。

他在首长身边工作，有幸见到许多党和国家、军队领导，聆听首长的教诲。尤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革命胸襟和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让他受益良多，为今后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基础。

1979 年一次偶然机会，小朱被调去干部管理部门帮忙。尔后，他又被留下从事干部任免工作，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新阶段。刻苦钻研、经常加班加点，使他很快独当一面；潜心本职、办事一丝不苟，使他对分管业务得心应手。

38 年的军旅生涯，朱治高一直是勤奋努力的。他在地方大学、军事院校、中央党校学

习进修过，从总部机关到直属单位、部队，再回到机关，他干一行，爱一行，在实践中成长提高。1995 年、2011 年，他两次随领导到五大洲多个驻外使馆巡视。他还参观过卢浮宫、诺曼底登陆遗址、比利时滑铁卢等名胜古迹，也去过纽约大西洋城、穿过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这不是猎奇，而是为了了解驻外人员工作生活环境。他还曾为某高科技单位广纳人才，选调了不少行业精英。他参与组建担负特殊使命的某无人机部队，曾两次在天安门接受检阅。

军旅生涯结束之前，朱治高策划主编了历史文化工程系列丛书，洋洋洒洒数百万字，彰显了他的责任意识和驾驭能力。为完成《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之一的《伍修权传》，他受命担任编写组长，与有关同志踏访 6 省市 10 余个县市，采访近百人。撰写任务完成后，受到各方好评。

朱治高从正师岗位退休后，以其实践积累，继续发挥余热，在国家机关某重要平台从事审查把关工作，大到内容导向，小到画面字幕，围绕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严格把关，默默奉献。

“太阳总是要从门前过的。”是啊，太阳已照耀朱治高迈上了人生新台阶。

三垛镇上的二吾照相馆是一家老照相馆，方圆百里的乡亲都熟悉它。这家照相馆是我父亲陆慰愚于 1935 年创办的。

二吾照相馆一开始设在三垛镇北头，兼营铁炭生意。照相馆名字由我祖父陆亦奇命名。“吾”即我，真实的我与照片上的我合称“二吾”。父亲总是自己去上海购照相机器材，德国的镜头、美国的相纸，真材实料，诚信经营，有口皆碑。二吾照相馆曾开到高邮城的北门大街附近，后因父亲子女多要照顾，无奈又回到三垛镇上营业。

1943 年，父亲在三垛镇东三街上买下孙氏的房产作为新照相馆。这房子古色古香，高大宽敞，开北门，跨两级厚条石台阶再跨高门槛方可进门。大厅两侧是东西房间，天井不大，正屋的西边有个很大的院子。父亲设计了三间联通的凹型楼房与正屋相接成口字形。

照相馆是个连家馆，房子里住着我们一家十多人。近 20 平方米的照相室设在西边的楼上。屋顶盖的是透明玻璃，里面用深颜色的布帘遮挡，照相时根据天时阳光，调节布帘，设计用光。东边的楼上用木板隔了一间狭长的不足 5 平方米的暗房，洗印照片专用。暗房的两头各有一扇窗子，西头窗子用的是红玻璃（暗房只好用红光），东头是木板窗，窗外与别人家屋顶相连，木板窗平时一直关着。

这间小暗房还有个惊险的故事。三垛解放前夕，反动政府抓壮丁。一天晚上，他们到我亲戚家抓人，知道人在二吾照相馆后，随即到我家门外不停地敲门。父亲人神细听，发觉来者不善，立即要这位亲戚上楼，从暗房东窗出去，躺

到屋面上的天沟里。敌人进门搜查，又到楼上寻找，最后只好空手而归。

我祖父陆亦奇晚年居住在东边楼上，房间兼书斋紧靠暗房。祖父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曾是江苏省督军程德全的家庭教师，书法功夫驰名江沪。解放后是高邮首届政协委员，他吃斋信佛，勤于读书练字，自称浪翁居士。

三垛解放后，二吾照相馆在镇上仍是独家经营，技术业务由我大哥负责。大哥遗传了父亲勤劳好学的基因，拍照、洗片、修底片，样样精通，并练得一手好字。

父亲有时会接到三垛派出所拍摄案件照通知，他就让大哥带上照相机随侦破人员奔赴各

照相室里挤满了人，大家排着队等候着。大哥总是认真为每个拍照的人摆好姿势，调准灯光，发觉拍时眨眼的，就即时重拍，一丝不苟。

有小伙子参军到部队后，思念家乡的亲人，亲人们就拍张照片邮递过去。有些人要求快点拿到照片，父亲和大哥总是有求必应，带晚加工，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照片了。

文革期间，二吾照相馆因私营性质，受到冲击。但因三垛人民需要照相服务，二吾照相馆仍正常营业。

1981 年，南水北调工程造福人民，三阳河从三垛镇穿过。二吾照相馆拆迁了，大哥在镇上的健康路北首重建了楼房，仍旧照相。

改革开放的政策让老百姓渐渐富裕起来，也给二吾照相馆带来生机和活力。大哥更换了照相座机，添置了灯光和布景，新买了各种道具，照相室设计成欧式场景。大哥的二儿子积极协助老爸照相，料理相关业务。

进入新世纪，数码技术飞速发展，傻瓜相机、自拍手机大普及。人们已习惯于自拍自娱，甚至中小学校的学生毕业照也自己拍摄了。二吾照相馆陷入惨淡经营的境地。这时大哥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最终二吾照相馆于 2008 年关门停业，结束了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

二吾照相馆用影像艺术，为三垛周边男女老少留住了很多精彩瞬间，为许多单位提供了珍贵资料。虽然二吾照相馆已经关门歇业，但它是三垛镇文化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是三垛几代人的美好记忆，也是三垛陆氏家族的光荣与骄傲。

同窗聚会

□ 潘朝霞

三年的同窗
三十年后的再见
掩饰不住的激动和泪水
儿时的灿烂，如今的沧桑
彼此热情的拥抱
彼此惊愕的眼神
晶莹剔透的目光变得扑朔迷离
刹那间气氛由凝重到温馨
畅所欲言，欢声笑语
旅途途中的追逐打闹
抓拍一个个搞笑镜头
对着广阔的天地呼喊
我们爱你……同学
那懵懂稚气重新找回
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像群顽皮的孩子打闹嬉戏
饭桌上的沸沸扬扬
乐此不疲的歌载载舞
说不完的情，道不完的爱
愿天天如今日，快乐到永远

二吾照相馆变迁记

□ 陆家先

地，现场拍摄罪犯作案后留下印迹等，然后回家赶忙洗好照片送到派出所，受到好评。

60 年代初，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二吾照相馆生意也清淡了，濒临倒闭。父亲利用自己镶牙技术创收，还学会做伞的手艺，赚钱补贴家用，支撑着照相馆经营。

后来，随着三垛中学和小师生增多，给照相馆带来转机。每年暑假之前，大哥就会肩扛外拍相机，手拎三脚架，到三垛中学操场上，为初、高中毕业生拍集体照。洗印好的照片上大哥手写的一行秀美毛笔字格外引人注目。

每逢春节，许多人会穿上新衣服，到照相馆拍张照片。这是二吾照相馆最热闹繁忙的时候。

不文明出行曝光台

文明出行专栏



6月7日 屏淮路 非机动车闯红灯



6月12日 海潮路 行人在机动车道行走



6月4日 健民路 电动三轮车违法载人



5月24日 珠光路 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



6月12日 海潮路 非机动车逆向行驶



6月12日 府前街 机动车未按规定停车